

In Loving Memory of K. L. Lin
林國亮



September 25, 1946 ~ October 20, 2021

想你，阿亮

林趙素梅

阿亮，真不願相信你已經離開了我，心痛哀傷與日俱增，痴痴的想念更是難以抑止。阿亮你也知道，因為依賴你太深，一直以來我都不能沒有你，以後卻要忍受沒有你的日子，真是情何以堪！

你我是夫妻也是最知心的朋友，結婚近半世紀，甚少分離，陪你完成 Rice University 的化學工程博士學位，跟隨你來到 Arlington 就職，在自營公司之後更是幾乎都同進同出。你默默為我付出，你忍讓我、寵我、照顧我，無所不至始終如一。我何其有幸，今生有你相伴，感恩感謝永存我心。

你一生心繫台灣，也珍惜美國。你愛家人，愛朋友，愛唱歌，愛熱鬧，誰能想到總是談笑風生，時常引吭高歌的你，就此寂然無聲，阿亮啊！你可知道有多少人在為你不捨落淚？

你那麼喜歡音樂和歌唱，在 2001 年由你創立的 Dallas 台心合唱團，可說是你的美夢成真。二十年過去，台心的點點滴滴歷歷在目，你快樂唱歌的形影依然鮮明，你卻將永遠缺席了……

阿亮你生性樸實，不拘小節，從來不重物質享受；你為人謙和親切，真誠熱心，對台心合唱團，台灣同鄉會，還有很多的台美團體和事務，你都曾盡心盡力；你心胸坦蕩，溫暖樂觀又爽朗風趣，經常帶給大家很多的歡笑，而相對的，也因此你有了一個充滿溫馨回憶的人生。

1987 年初你毅然創業，你的資歷豐富，你有聰明才智和魄力，又非常認真打拼，使公司得以順利茁壯成長，讓我和孩子們生活舒適無憂。因為是你工程師的專業，我在公司所能幫忙的其實有限，雖然你常說工作是很快樂的享受，還是太辛苦你了，想起來真是又感激又心疼。

孩子們小時候，每天都會等著你下班回家來一起唱歌玩鬧，笑聲叫聲不絕於耳，至今仍然讓家人回味無窮；在孩子們就讀大學之前，即使公司非常忙碌，你都很少錯過他們的球賽或音樂會等活動，你一直都是最賣力的助陣；孫兒女們來到之後，你這位從來不失赤子之心的阿公也當然就成為他們的最愛！阿亮你可以說是我們全家的寶貝啊！

在嘉義中埔老家家人心目中，你從小就很孝順父母，友愛手足。你時常感念父母養育之恩，傳承父母親對八個兒女的全力栽培，你也非常疼惜愛護我們的兒女。你十分重視兒女的教育，孩子們都從 Harvard 和 MIT 畢業，可以感覺到你是多麼的驕傲。我很明白，你最為欣慰的是他們都能夠正直上進，在各自領域去努力。而孩子們對你滿滿的愛，感激與尊敬，更是溢於言表，他們也都深深以你為榮！

阿亮，千言萬語我最想要對你說，我非常的愛你，我們全家都非常的愛你，感謝你陪伴我一生，感謝你給我們家人無限的愛與幸福！我們將永遠懷念著你，你會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

阿梅淚書



My Father

by Julie Lin

When I think of my father, I always picture him wandering around the house in his thick glasses with his hands clasped behind his back and his chin slightly juttied, whistling or singing a song – often adding his own words about how much he loved us – stopping to give a side hug, arm squeeze, or head pat if he passed by my mom or one of his children or grandchildren. We knew he loved us just by these simple acts. Although he often told us he was proud of us, we could also see it through the twinkle in his eyes or his huge grin when he spoke to us or of us. The physical resemblances between my father and I are obvious - my short stature, my round face, my flat feet – but I hope I also resemble him in the way I show love to my family.

He had the best smile. That smile was always so big – biggest when he was with his grandchildren. And his laughter was so loud and infectious. He was often the life of the party, encouraging people to sing with him on his karaoke machine.

He was such a kind man. I never heard him speak maliciously about another person. He would always stop to think about how his actions would affect others before he acted. He never hesitated to help his friends, his employees, and especially his children. He was not happy unless he was bringing his grandkids their favorite Taiwanese dishes or making sure all my tires had good air pressure or helping his son-in-law fix a problem with the house.

He was a humble man. He came to America with practically nothing but his intelligence and remarkable math skills and built a very lucrative business, yet I don't think others would ever know how successful he was because he lived so simply. He was happy just to work and eat and sing with his friends and family.

When I was little, I had a nightly routine. My dad would put me to bed, and then a few hours later, I would wake up, walk across the kitchen to my parents' bedroom, and wiggle his big toe to wake him up. Without fail and without complaint, he would walk me back and stay with me for the rest of the night. I always knew that I could depend on him for help and to feel secure in life, from childhood to adulthood. He was the anchor of our family. I will miss his love. I will miss his advice. I will miss his help. I will miss his presence. I will miss his voice.





**Farewell
Tribute**

照亮鄉親的阿亮

10/21/2021 下午由同鄉來電告知國亮兄於 10/20 日走了，整個人都嚇呆了，明明上週六(10/16)早上還一起嘻嘻哈哈一起打太極，怎麼一轉眼說走就走了。

與國亮兄素梅姐早在我們搬來 Arlington 前就透過大哥靜輝相識，我們 1976 年訂婚時，他們夫婦還是我們的見證人。1980 年我們搬來 Arlington 後更是加入他們的橋牌社，有空就一起打橋牌，持續了十幾年。橋牌社解散後，我們的友誼持續至今。

國亮兄嫂對達拉斯台灣同鄉社團的貢獻是有目共睹，1984 年任達拉斯台灣同鄉會會長，2001 年又接任會長之職。他首創台心合唱團並任團長十幾年，他們夫婦更是各社團大小活動的音響包辦者，每次有甚麼活動包括各式各樣的鄉會活動、台心合唱團公演、美南台灣人夏令營、美國台灣人權協會年會、北美台灣工程師協會達拉斯分會年會與總會的年會、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年會與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年會、北德州台灣人公共事務會等.....都可看到他們夫婦搬運他們自備的音響設備到場佈置及音響操控再加上事後的收拾，任勞任怨。此外國亮兄嫂也是 NATEA 獎學金的大額年度贊助者之一，他們夫婦對達拉斯台灣同鄉社團的貢獻真是又出錢又出力。



如今國亮兄無預警地帶著瀟灑爽朗的聲音，走上天堂之路，向我們道別，我們非常難過也很不捨，然而他已留下永恆的事蹟，永遠刻印在我們的心中。他為我們鋪了美好並平坦的道路，讓我們能平順地往前走，也是我們繼續努力的原動力，他的精神永在，典範長存。

國亮兄，我們會永遠的懷念你的，謝謝你的付出，我們也會代你陪伴、照顧素梅姐及你家人，安息吧！

靜煌、淑賢
敬悼



Ah-Liang the Great

He was usually the first to arrive (to set up the sound system) and the last to leave (to take down the sound system) for a TAA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event. He gave time, energy and money to TaiHsin (Formosa Chorus of Dallas) like a parent wanting the best for his child. Service to others, especially to the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was one of his life missions. To me, he was a good friend, a mentor and a big brother. KL (Kou-Laung) loved watermelons. We could count on him to bring one to every TaiHsin rehearsal. He also knew how to pick them, as they were always sweet. He sang bass, and even though the bass section had the fewest number of people, his and Ming-chi's voices always came through loud and clear, and steady as bass is supposed to be. Some concert songs required voice shoutouts and KL often got the part. He was instrumental in picking many songs we sang and he picked well. Often, the songs he picked gave us an even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aiwanese character and of Taiwan's past.

He was a leader and a humble one. He was assertive, but never overbearing. He had a positive and can-do attitude toward everything. He was a doer. He led an exemplary life. He loved singing and looked forward to the biweekly rehearsals. Whenever we held karaoke sessions, he always showed up. He loved his family and TaiHsin was his extended family. Textbooks talk about many great men (and women), who I have never met. I count KL among the great men I have actually met and had the privilege of being a part of his life for many years.

KL, please rest in peace knowing that you have been a wonderful human being!

Charles Wang, 10/23/21

懷念國亮

10月20日知道國亮兄突然離開我們而去，慧娜和我非常難過。

一個月前，國亮在一個同鄉會影視會議，還和慧娜線上打招呼，我因為有事沒有參加，失去了和他見面的機會。

最後一次和他通訊是今年二月南加州嘉中校友會發起捐款，支援嘉義民雄二手書店的課外輔導事工，國亮、素梅寄來的捐款排名第一名。我們寄收據給他，他回信說：你們辛苦了，謝謝你們給我這個機會！記得2018年，北美嘉中校友設立獎學金，贊助母校在學學生來美國參訪遊學，募款信一發出，國亮馬上響應，寄來一筆可觀的捐款。這就是他特有的風格：只要有意義，有需要，說做就做！

國亮是我初中及大學的同學。在大學，他很認真唸書，四年的台北市繁華都市生活，完全沒有改變他來自嘉義中埔鄉村的豪爽純樸氣息，為人慷慨而熱心。他住在宿舍，功課之外就是合唱及柔道，笑聲爽朗。來美國唸書之後，國亮兄是我們班上幾位自己創業有成者之一，他在素梅姊的支持下，全心投入工作，經之營之，打造一片天地，一直到最近還有在工作，他是製造石油工業用的顧客定製的閘門閥門 valve，及控制閥門 control valve，是非常有好名聲專業的製造廠家。

有一年我去 Dallas 美南夏令會演講，看到他和素梅忙進忙出，卻很少站在台上講話。他熱心介紹了幾位朋友支持太平洋時報。夏令會結束，他和素梅親自送我去機場，還預備不少伴手禮物。真是盛情感人。

有一次，慧娜到休士頓採訪台灣人社區活動，順道要去訪問達拉斯，國亮好意替她安排與同鄉見面，豈知慧娜旅途勞累，錯過班機，國亮風塵僕僕，來回機場兩趟才接到慧娜趕往會場，依然和顏悅色，讓慧娜永懷在心。國亮謙和誠懇令人如沐春風。

2018年，我回去參加大學畢業50年的同學會，有機會和他及素梅一起參加會後環島旅行。途中他發言用是南部的台語，唱歌是台語歌曲，和同學敘舊，談笑自如，充滿自信。沒有想到這是最後一次看到他。

2019年3月，太平洋時報停止紙版刊出，他寫一個簡訊來：“看到太平洋時報紙版要走入歷史，實在心痛。做你的初中、大學同學，一直為你倆感到驕傲。我們會永遠保留三月廿日報紙。”

國亮一生打拼，事業有成，和素梅相親相愛、疼愛家庭、愛台美人社區、愛美國、愛台灣。我們永遠都會記得他那雄厚的男低音，開朗樂觀的笑聲，及長期對公益慈善事工的熱心。

他已經完成在這個世間的使命，願他安息！

也請面對這樣巨變的素梅姐，多保重自己。

林文政 賴慧娜



2018年國亮、素梅（圖前右3，4）回台參加同學會環島旅行（圖作者提供）

憶摯友林國亮博士

「這怎麼可能？這怎麼可能？」看到國亮離世的消息，恍如晴天霹靂，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茫然地叫住正在練習鋼琴的寶桂，渴望這只是一場夢。不料一聽到這消息，她落淚如雨，還低聲一再地問「素梅要怎麼辦？」，兩人相對無語，漸漸地我終於意識到，這是真的。與國亮交往幾近五十年的許多往事，也逐漸一幕一幕的浮現在腦海裡。

一九七四年五月底，我們剛搬到阿靈頓，沒有認識任何的台灣人，頗有舉目無親的感覺。不久 UTA 的夏季班開始了。研究生班上有一個台灣來的女學生江惠珠，閒談之下，竟然發現她是我弟弟靜煌的大學同學。她告訴我她認識也剛搬到此地不久的一對夫婦，她願意為我們介紹。就這樣，我們得以認識林國亮夫婦。記憶裏的第一次和他們見面時，素梅雙手抱著剛出生不久的男嬰，阿亮講話的神情和語調，很像我一位中學時代的好朋友。很自然地，我對他有特別的親切感。

認識之後，知道他們大約比我們早到這裡半年。可是自此之後，我們卻完全依賴他們這半年的經驗，凡事就向他們請益，很順利的安定下來了。剛到這裡時，我們租住在學校附近的公寓，不久買了房子。搬家之後，兩家的距離更近了，來往更加頻繁。同年十一月，大女兒出生了。幾個月後，寶桂找到工作，我們需要 Baby sitter，也是靠他們介紹的，是一位日本的年輕媽媽。阿亮認識的人很多，不久就幫我們介紹了好幾位朋友：黃嘉和、陳國洸、陳欣集、林榮輝等，都是經由他介紹認識的。

一九七五年七月，我的父母親從台灣來和我們同住，幫忙照顧女兒。阿亮和素梅更常常來探訪我的父母親，和他們寒暄，舒解了他們的鄉愁。兩老對他們一直都非常感激與讚賞。一九七六年靜煌和淑賢在我家舉行簡單的訂婚儀式，阿亮和素梅就是他們的見證人。幾年後，素梅生了 Julie，我們的小女兒 Angela 也出生了。素梅常常帶著她們的兩個小孩來載我的母親和兩個女兒去 shopping，那時她正懷著第三胎。有一次，她告訴我們說：有時候他們出去，別人會用詫異的眼光看看那群小孩，然後再看看她。她說她真的想跟那些人說：「這些小孩不是都是我生的。」說完後，彼此哈哈大笑。

剛到這裡的時候，我才三十出頭，阿亮大概也還只是二十八歲，大家都很節儉。寶桂還記得我們曾經一起合租一個 carpet shampooer，清洗家中的地毯。我也記得阿亮對修車很內行。我們也曾經共同到加油站租修車房(garage)換機油，也換 transmission oil。他說 transmission oil 每五年要換一次。他也教我如何 tune-up, 主要是需要換 spark plugs。這一切當然都是他教我的，或是他直接幫我換，我只是在旁邊當學徒。

那時候，我們也常常到 UTA 的網球場打網球。我總覺得他的球技並不高明，可是我更糟糕。應該算是半斤對七兩（我還不到八兩）。有時，我們也會互相褒獎，說是「棋逢敵手」。偶而，打完球後，我們還會一起慢跑。有時候，我們也會相邀到家裡，聚餐、喝啤酒。有幾次，我還幾乎喝醉了呢。也不記的是那一年開始，我們從球場轉戰到牌桌上，開始打橋牌，加上尹勝光夫婦與靜煌夫婦一共四家。打橋牌時，小孩當然也都一齊帶來。大人玩大人的，小孩也玩他們的。八手牌結束後，已是三更半夜了。小孩們大都玩累了，睡在地板上。

1980 年代後期，第三家翠月樓在阿靈頓開業了。寶桂負責整個餐館的作業，連我有時也都得幫忙，週末更是忙得不可開交。大概也在這之前，阿亮向他原就職的老闆買下了那家公司，自行經營業務，生意蒸蒸日上，當然他們也忙了。我們的橋牌社也就因此「暫停營業」了。不過兩家還是保持密切聯絡。他們家的小孩個個非常優秀，大兒子的上哈佛，二女兒、三兒子則上 MIT，培養出兩名醫師，一個傑出的企業家。我們為他們高興，也以他們為榮。

2001 年我在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客座一年。剛回來就聽到他發起組織合唱團，我們立刻參加。就這樣，合唱團每兩個禮拜日下午練唱，團員大家在一起有說有笑，合唱團成為一個和樂的大家庭。也逐漸的，這個團體成為本地台灣同鄉會的「中樞神經」。幾乎所有台灣人的活動都要有台心合唱團的參與。譬如說：在同鄉會聚會時、或美南夏令會晚會演唱、以及數次組團到休士頓歡迎台灣的政治人物等等。台心合唱團之所以如此的和諧和活躍，團員的素質不用說，阿亮的苦心與無私的奉獻是個很重要的因素：選歌曲、找合唱譜、在五線譜上加註 123 (do, re, mi) (以方便音樂程度和我一樣的成員讀譜) 大都由他一人來做，印歌譜更是由他和素梅獨當一面。合唱團公演時，他們更是毫無怨言地忙得不眠不休。有幾次，在公演當日聽到他說

「昨晚緊張得睡不著覺」。我們都知道，他為台心盡心盡力。可是我覺得我們所看到的，也只是他所有的貢獻的一部分。

2004年北美洲台灣婦女會（NATWA）要在達拉斯開年會。雖然本地並沒有 NATWA 的分會，但許多在地的台灣鄉親都很熱忱地幫忙，阿亮與素梅更是全力以赴。當阿亮獲知向旅館租用音響設備要花數千元時，他告訴寶桂說那些費用足夠自己買一整套的音響設備。寶桂表示，NATWA 沒有「置產」的先例，因為會長每年更換，年會地點也每年不同，設備買了後，每年必須轉送各年會地點，非常不便。阿亮二話不說，自己出資買了全套的設備，並且在 NATWA 年會中和素梅兩人在三天半的會期中當「全職」而「無酬」的 DJ!

往後的十多年中，阿亮與素梅兩人免費提供全套音響設備加上義務的 DJ 服務給予每一個達拉斯台灣人社團（包括同鄉會、美南夏令會、人權會、台工會等等）以及不少同鄉子女的婚宴。在這種場合時，都會看到他們夫婦忙碌的身影：比所有的人先到會場，搬運音響設備，接線組裝完成之後，又負責全程操作。散會後，大多數的人離開了，他們又得忙著拆解設備，搬回他們那一輛音響專用的 SUV 上。當他們踏上歸途時，已經是夜深人靜的時刻了。他們免費的音響服務，更遠及數次在休士頓、奧斯汀的美南夏令會。2019年，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NATPA）在休士頓舉行年會，我原本只要向他借用那套設備，沒想到他們竟然說他們可以帶整套設備去，而且會幫忙操作。為了讓我不會覺得太不好意思，他還說他要去是為了想聽那個年會的演講。讓阿亮夫婦兩人近二十年來為本地台灣人社團以及同鄉們無酬的音響服務的「生涯」，寶桂是「始做俑者」，而我所負責的 NATPA 2019 年的年會竟是他的「最後的負擔」。我們兩人實在是歉他們夫婦太多、太多了！

2018年的春天，阿靈頓的太極拳班開始了，師傅當然是莊樹源教授。班上有十多位成員。阿亮夫婦和我們也都參加了。有一段長時間，每禮拜六在一個社區中心練習。休息時間，大家都會很有興致地閒聊。這還不夠，阿亮提議下課後，到附近的一家麥當勞喝咖啡，繼續聊。疫情爆發後，這些活動只好暫停。疫情稍緩後，有幾次，有人提議大家聚會聊天，我總是怕怕的，不敢參加。直到今年的春天，有一天晚上，阿亮打電話來了，又聽到那既熟悉又親切的聲音。聊了一陣子，然後他說那個禮拜六早上九點太極拳班要在 Veterans Park 相聚，要我們一定要去。我笑著回答說：「阿亮的吩咐，不敢不遵命。」當天早上，到達約定場所時，大家都已經到了。不到幾分鐘，就開始練拳，原來是大家已經決定要回復練習了。就這樣，我們每個禮拜六就在同一地點如往常一樣一起練拳、聊天。有一天我們繞長路，從練拳的亭子走回停車場。我和阿亮並肩而行，我問他近況，他說心臟有點問題，需要在一兩個禮拜之內動手術。我安慰他說我認識的有好幾個人動過心臟手術，結果情況都很好。他沒有再說很多，不過語辭之間，似乎暗示著，他的情況並不樂觀，但當時我並沒有察覺他的健康有任何嚴重的問題，相信他會漸漸地康復。往後的幾個禮拜六，他和素梅照常來練拳，還是一樣的笑談風生。我也沒再問他心臟手術的事。有一天，楊金文夫婦初次遠道來參加練習，看到他們來，大家都很高興。寒暄時，阿亮還問了一句「你們兩人最近有沒有相親相愛？」惹得大家大笑不止。十月八日我們去 Memphis 直到十六日才回來，缺席了兩堂太極拳課。一直期待十月二十三日就可再和大家見面，還可以聽阿亮講一些好笑的事。不料在二十一日，竟接到了他前一天驟然離世的消息，心裡的震驚與悲痛怎能以紙筆形容？

阿亮：所有認識你的人都知道你的和藹、幽默、誠懇、慷愜、無私、照顧新進、急公好義。我敬重你的為人，更珍惜你的友誼。幾近半世紀的交情，有數不盡美好的回憶，尤其是那一段我們共度剛從學校畢業、初入社會，要面對人生考驗的時期。如今你走了，走得那麼突然，連十月二日最後一次和你一起練太極拳後離開時，也沒有好好地互道再見，成為我畢生的遺憾。也因此，我更刻骨銘心的想念你。永別了，吾友。但願來生也會再成為摯友。安息吧！吾友。

蔡靜輝 葉寶桂 11/02/2021

Farewell

林國亮兄追思紀念文

國之盛世光耀家門 亮麗德業永留人間

10月20日收到同鄉發來的簡訊，我們大家敬愛的好朋友阿亮兄，因 Cardiac Arrest，卸下人世間一切勞苦重擔，在安詳平靜中與世長辭，享年七十有五。

人生與死僅是一線之隔，在中世紀有個哲學家說過：「人的一生不過是從前門走到後門」人生的短促及無常，百年光陰猶如白駒過隙，長溝流月去無聲，經歷人間多少事，數十餘年如一夢，傳說天上一顆星星，就是代表世上的一個人，屬於國亮兄那一顆「星星」，正掠過這紅塵俗世，消失在雲深不知處的銀河裡，人世間的一切紅綠繁華悲歡離合，已成為過眼雲烟，他那麼安詳的在平靜中往生，留下摯愛的親友，那一刻他的家人，以及親友們將永生難忘。

回首1969年我來Arlington念UTA時，台灣來的只有三四個留學生而已，1972年我開始打工上班，1974年阿亮兄也來Arlington，林國亮先生嘉義中埔人，台大化工系高材生，Houston名校Rice University化工流體力學博士，學術淵博，到Arlington任一家公司總工程師，1974在台美人當中，我們兩位Arlington地區算是元老級，在此地超過半世紀之久，論年齡他少我二歲，我們不願受僱於他人，勇敢出來自己創業。

他從事特殊Flow Meter的製造，應用於石化輕解煉油，獨到見解，研發出非常Unique的產品，供應全球石化工業界，真正白手起家，事業有成，平時熱心公益，樂於助人，遇有同鄉活動捐款贊助，夫妻倆對台美僑社活動的支持，亦不餘遺力，有他在的地方，一定會有歡笑和活力，曾當選二屆DFW台灣同鄉會長，及主持台心合唱團多年有聲有色，無師自通，多才多藝彈好一手吉他和鋼琴，同時也是一位成功企業家，可謂台美人之光。

而我創業路程，Die Casting / OEM Compress Parts 鑄造，比較坎坷，遇到工程技術問題我便請教國亮兄，他都不吝大力指導幫忙，從不推遲，1965我在嘉義空軍基地服役一年，嘉義也算是我第二個故鄉，他鄉遇見同鄉，數十年亦友亦師，終生難以忘懷。

最近以來我們Arlington太極拳班友每個星期六，在退伍軍人紀念公園，我們幾個老人相約一起活動筋骨，談天說地不亦樂乎，當時令台灣絲瓜成熟時，每家都享用阿煌哥家，種的又長又大的台灣絲瓜，以及盧永華大姊家農場之新鮮蔬果。

今年寒露似乎來了比較早，露水增多，氣溫下降，秋意更濃，蟬噤荷殘，有些地方出現"霜凍"，白雲紅葉，到處呈現落葉深秋之景象，國亮兄離開我們後那兩個禮拜，我們大家無法接受這個事實，天空天低雲暗，灰濛濛一片，時值十一月，枯木草萋之秋，望風回想能不依依，十一月二早上9:00-10:15, Arlington Moore Funeral 儀容瞻仰時，擠了好幾百位親朋好友趕來悼念，場面備極哀榮，好久沒有下雨了，但當日早上約十點的時候，外面突然開始飄起斜風細雨.... 當天下午更罕見風雨交加，似乎天地也為之動容，陪我們大家一起哭泣。

「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無恨月常圓」，也就是告訴我們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我們的心中雖然有百般不捨，然此時大家含淚又欣慰的是「懷念」不再是「傷心」，「淚水」是源于思念，也意識到國亮兄一生圓圓滿滿，每一念及他，令人永懷追思！相信我們大家會在傷心處，會堅強重新站起來，那怕傷痛有多麼沉重，讓我們大家和他的家人，一起為阿亮兄編織他的未完成的夢。

然而我們也醒悟到宇宙浩瀚中，人生苦短，唯一所缺憾的是阿亮兄，他還有那麼多如詩如畫的山水，還未登臨，那麼多開滿杜鵑花山坡未曾觀賞，還有那麼多書籍未曾閱讀，更有那麼多深藏，千古神秘未曾領悟，心胸有那麼多抱負，還沒有舒展，心所愛的遠未致意.....。

世上沒有永遠不散的宴席，無論在微曦，或在日正的時候，當一切結束後也許就變得靜悄悄的了。阿亮兄留給我們，是那麼多溫馨的友情，和可貴的回憶，沒有堅固岩石，激不起美麗的浪花，凡是走過都將會為我們留了痕跡。

生命有它的長短，也在於它的厚度，人生更要像是一本書，不管是薄是厚，國亮兄您在闔上最後一頁時，已經是非常精彩，填滿它的每一頁，也留給我們人生增添美麗的色彩……。

國亮兄你將以新的生命形式，與這世界永遠同在，事實上您卻已經把「無限」留給了我們，大家的「愛」會永遠永遠陪伴著您，最敬愛國亮兄，您是我們心目中的典範，永遠的好朋友……。

「千の風になって」
不用望著我的墓碑悼眼淚，
那裡已無熟睡中的人。

化為風，我已化為千縷微風，
遨翔在無限的藍天裡。

秋天吹送陽光，
冬天捲起白雪圍繞您。

清晨引領飛鳥喚醒您。
夜幕劃出星辰守護您。

Note: 《化為千風》這首歌在 2007 年幾乎是日本的"國歌"! 「千の風になって」的來源，是一首英文詩。作者名字及寫作時間已經不詳。詩的原意是紀念逝去的近親，在 1995 年，英國一名青年在愛爾蘭共和軍襲擊下犧牲，臨死前把一封信交給父母，請他們在他離世後打開，信內就是這一首詩，經過傳媒的報導後，得到廣泛的迴響。

而到了 2001 年，美國的 911 恐怖襲擊事件後，在一個追悼儀式中，1 名 11 歲的少女在會中讀出此詩，以表達她對在 911 事件中喪生的父親的追思，在座無不感動，使此詩再一次成為話題。

2003 年，日本小說家兼歌手，「芥川賞」得主新井滿，把此詩譯為日文版本，並取詩中第三行「I am a thousand winds that blow」的意思，把詩命名為

化為千風「千の風になって」

千帆過盡，五十年再來細說從頭，紙短情長，所未盡的尚有萬萬千，請大家珍惜您所有的，也珍惜您身邊的親朋好友，最後讓我們，Time to say Good Bye，為最敬愛的國亮兄，祈福默哀三分鐘……。

好友陳欣集泣敬筆於美國德州阿靈頓市
公元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九日



和阿亮在台大化工系認識, 共同做助教的歷史及再相逢的緣份

大學畢業後，我在馬祖服役一年。退伍後，回到化工系當助理教授。九月開學的前幾天，去系裡報到，在陳成慶教授的辦公室第一次認識林國亮。阿亮在化工系慢我一屆，因為他有一個眼睛視力不好，不需要當兵，畢業後也留在系裡當助教，所以變成和我同期做助教。那年是 1968 年。當助教的阿亮負責大三的單元操作的課程，我負責大四的課程，我們兩位共同帶領大四的單元操作實驗室的實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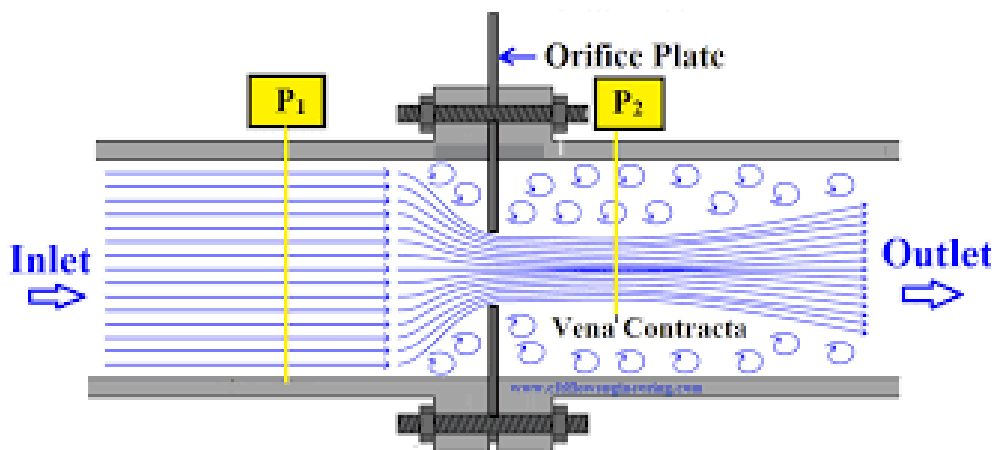
記得單元操作實驗室有十二個化工廠內最基本的程序設備。阿亮建議把實驗室分成兩半，他帶領前六個實驗，我帶領後六個實驗，分工合作。這樣就開始了我和阿亮一年的共事。阿亮帶領的第一個單元操作實驗是水流量的測試。實驗是用限制孔板 (Orifice Plate) 來測量水管內水的流量。這個方法是美國機械協會 (ASME) 建立的標準程序。這個 Orifice Plate 的計算及製造，日後變成阿亮一生工作專業的精華！

1969 年九月，阿亮和我做完一年的助教，申請到獎學金，都啟程來美留學。阿亮去休士頓的 Rice University, 而我則飛到 Colorado 州的 University of Denver 去，從此各奔東西，經歷留學及畢業後工作的生涯。阿亮去的 Rice University 是南部名校，他大學成績一定是名列前茅，才可以申請到這間名校。台大化工系畢業，在 Rice University 拿到化工博士的，我所知道的，除了阿亮以外，還有早我們幾屆的張燦鑒先生 (前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 及晚我們幾屆的林又新先生 (達拉斯同鄉，前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

再次見到阿亮是 1995 年七月在由達拉斯同鄉會吳明基教授主辦的美南夏令會 (San Marcos, Tx). 我和家人抵達夏令會的 Parking Lot, 停好車，下車後，剛好看到一部 Van 也抵達，就停在我們旁邊，驚喜的是從司機座位下來的竟然是 1969 年出國後，沒再見過面的阿亮，帶著阿梅及孩子們，也是來參加夏令會。從 1969 年來美，經過了 26 年的時空，幸運的我們都已經成家，有了孩子們，並且很有緣的，都移居到達拉斯的附近就業生活。從而瞭解阿亮畢業後，在 1991 年搬到 Arlington, Tx 就業，而公司的專業就是在做 Orifice Plate, 也就是阿亮在 1968 年做助教時的第一個實驗。就業後他有機緣及專業的信心，買下了那間製造 Orifice Plate 的公司，從此和阿梅合力成功的經營著自己的公司一直到現在還是在進行式中。

阿亮聰明豪放，念書及工作超級專注認真，他和阿梅對於同鄉會的活動，盡心全力的支持。數十年來，同鄉會的室內，室外活動，需要的音響設備都是由他們夫婦出資購買，搬進搬出加上活動現場的播放控制。每次有台灣來美國各地巡迴表演的團體，他們都熱情的招待及捐助。台心合唱團是他的心肝寶貝，每次練唱前都要花很多心思，找到能夠二部或是四部合唱的樂譜，用 1, 2, 3, 4 填在五線譜上，讓我們這些豆芽譜看得很慢的人，能夠跟得上合唱。阿亮的突然辭世真是令人哀傷心痛，是我們達拉斯台灣人社區的一棵大星辰的逝落！阿亮，您真是讓我們懷念啊！逝者如斯，願上帝在天國帶領他，照顧他並且護佑著阿梅及孩子，孫子們，讓她（他）們安心，平安，健康的迎向未來！

Raymond (詹正治敬上)



附件一：限制孔板 (Orifice Plate) 的示意圖



附件二：1968-1969 在化工系當助教的有 12 位，到了 1969 年五月，幾乎所有的人都在辦理出國手續，因為離別依依，有天，大家聚集在台大的傅園合照。照片上最右邊的是林國亮，我則站在後排左邊第三位。



附件三：1993 年左右，指導阿亮和我當助教的陳成慶教授（前排右一）及夫人（前排右三）來達拉斯，邀請了同是受教於陳教授的陳國成先生（後排右一）及魏重信（後排左二）在 Beltline 的 August Moon 相聚。林國亮站在後排左一，他的夫人趙素梅坐在前排左一。陳國成夫人在前排左二。



永懷阿亮

Angel and I were really shocked to learn your sudden passing. It was only a couple weeks earlier when we were exchanging Line messages, in which we laughed so hard at the "First Gentleman" title you jokingly bestowed Sam for Angel's new assignment as the chief of the MOFA mission in Vancouver Canada. During that short exchange, you were funny and seemed to be quite spirited and full of life, as always as we had known you. We just can't believe you have left us so unexpectedly. Our sadness is beyond words.

阿亮哥，你真的把你愛台灣的心全都投射注入我們台灣人社區和社團，出錢出力，做無私奉獻。我現在眼前呈現一片清晰的畫面：你和素梅正在同鄉會活動會場組裝你剛剛從車上卸下的卡拉 OK 和音響（這些設備都是你自費為鄉會買的），這一幕畫面在每一次鄉會活動都一定出現，二十多年沒有例外。

2001 在你熱情召集下創立「台心合唱團」，二十年如一日，你從選譜，翻成簡譜，到印譜，都是自己來。你也成為我們心中的台心「永遠團長」，你愛唱卡拉 OK，你的歌聲真的很好聽，但你都鼓勵別人唱，你和阿梅都在旁邊鼓掌加油當啦啦隊員。

台心合唱團在你帶領之下變成我們台灣人社區的活動中心，因為它，我們的社區更多元，更和諧，更團結，更活潑，這是你阿亮哥對我們的社區最偉大的貢獻，也是你留下給我們最珍貴的遺產。謝謝阿亮哥，帶給我們那麼美麗的回憶，因為有你，我們的日常生活多了歌聲和歡樂。我們會永遠懷念你。

你人不在，但知道你已化成千縷秋風昇至天堂國度，在那裡你以咪咪眼的笑容向我們招手，保佑素梅和家人和你所有的鄉親朋友。

蔡靜燦及劉立欣敬輓

Sam and Angel Tsay

一對模範夫妻

林國亮和趙素梅夫婦是我的嘉義同鄉，他們在我四哥所開白馬車咖啡廳相親（當時是嘉義第一間豪華純咖啡廳），成為一對模範夫妻。

當我們在同鄉會認識之後很快就變成至好朋友，阿梅是我嘉女的學妹，她的姊姊也是我二姊的朋友，阿亮總是叫我「姊啊」他們有我們嘉義人的誠信、豪放、熱心為人服務的性格。記得當台心第一次公演，指揮趙雅麗老師要廖政森在「黃昏的故鄉」獨唱一小段，當時阿亮是團長比政森更緊張而給他 Tips 使他完成任務。當我們唯一的女兒到 LA 做實習醫生完成後不想回 Dallas，我們只好離開住 41 年的地方，阿亮夫婦在 Arlington 替我們辦一個很溫心的惜別會。搬到洛杉磯也有 11 年了，在這期間有許多朋友來探訪我們，衷心的感謝。阿亮夫婦也曾來過，關心我們是否能適應陌生的環境，我們有旅遊過歡樂的一天。平常我們是用電話聯絡感情而不用「Line」。但在 10 月 18 日，突然出現阿亮的 Line：「你們好，對不起，昨天在玩手機時，不心操作，結果送出 Line 給一些朋友」我 19 日給他回應「哇，好傷心，是因你玩手機才和我們在 Line 線上聯絡。」阿亮馬上要阿梅打電話給我，並叫一聲「姊啊」再也無法聽到他的叫聲了。那晚我們四人在電話中大聲嘻嘻哈哈談生說笑。21 日，由你台大校友，林文政太平洋社長（也是嘉義人）通知，你已離開我們了。我和政森不敢相信，我馬上和阿梅聯絡才知道一切情況，阿梅感性的說「阿亮是向我們告別」悲！阿亮，請無懼、放心向前走吧，我們會時常和阿梅保持聯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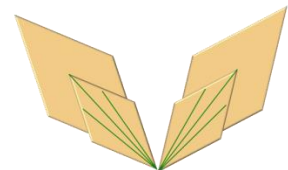
李和美 廖政森筆 10，23，2021



崇高人格，爽朗歌聲

天人同悲，永難忘懷

歐幸一 敬輓



憶國亮兄

那天看到你兩個孩子傳來的消息，簡直像是一聲晴天霹靂，那麼熱心公益、充滿活力的人，怎麼會如此匆匆離我們而去？

“有緣千里來相會”，我們雖然在台大、Rice 並未謀面，但是老兄在達福台灣同鄉會、達拉斯台工會活動中，有口皆碑，永遠扮演著一位古道熱腸、不可或缺的角色；音響系統的安排設置都是一手包辦。在台工會中更是為了鼓舞台美年輕一代學子慷慨贊助，一開始就成為終身會員。令人不勝感激。

還記得在 2012 年，我們幾位好友一起去加拿大遊輪度假，一共十天的相處，我們在船上打太極拳，喝咖啡，天南地北，無所不談，朋友共處，喜樂無窮。你爽朗的個性，幽默風趣的人生觀，讓我們更感覺到你的可愛和對人生充滿了希望和自信。看到你和阿梅的相處，你對她的疼愛和照顧，讓我們羨慕不已，真的感覺你們是 a perfect couple! 我們還在想一旦疫情減退後，可以計劃再度享受一起出遊的樂趣；如今你却早一步先走了，這樂趣何處再能找回呢？



台心合唱團、演唱會和 Karaoke 是老兄的寶貝！老兄以歌為友、爽朗樂觀，不知感染了多少你周遭的朋友！二十多年來，我們在一起無數的練唱、以及好多場成功的公演，多麼充實了我們的生活情趣，撫慰了我們大家思鄉之情！這一切都歸功於你這位「台心終身團長」無私奉獻的成果。如今回憶往昔，恍如昨日，讓我們感恩又感恩，令人無限懷念！

在此緬懷老兄，痛失良友。區區數語，言不盡懷！國亮兄，請你安息吧！

God has you in Heaven, we have you in our hearts.

“... Little things we should have said and done

we just never took the time

But you were always on our mind

You were always on our mind....”

張謙益 李紫鳳

國亮兄，

驚聞噩耗，真是晴天霹靂，難以置信，怎麼說走就走了呢？

回想大學同窗四年，因為都是從南部北上，住在同一寢室，朝夕相處，志同道合，因您為人豪爽，急公好義，大二搬回校本部第五、六宿舍，便被堆舉當餐廳伙食主委，改善以往大家所抱怨的餐飲菜色、衛生、價格等問題，在當時窮困物資缺乏的年代，解決肚子問題，為同儕所贊賞。

兄天資聰穎，勤奮向學，張明哲教授每週單元操作的習題，往往要靠您來解決，渡過難關。

大學畢業後，您留在系裡當程序控制助教，我到金門服兵役，申請美國學校研究所來往書信也全靠您的協助。研究所畢業後，各奔前程，我到休士頓艾克森公司就職時，您已經舉家搬到達拉斯創業了，只有每年暑假在美南台灣同鄉會所舉辦的夏令營見面敘舊了。

後來我因家庭因素回台，我們見面的機會更少了，但每當有老友或廠商從美南來訪，都會帶來您的信息，得知您除了事業有成、兒女都學有所成，家庭美滿幸福，並為台美社區無私的付出、提攜後進不餘遺力，當您老友的我，都感到與有榮焉。

國亮兄，安息吧！相信在您往生的路途上，一定有貴人護持，一路好走！

秋男、素香 叩首



大學時期好友郊遊(1966年)



2002年在台北參加FAPA年會



2018年台大化工畢業50週年聚會

思慕的人-悼台心永遠團長林國亮

真的難於接受 10 月 21 日阿亮家屬傳來晴天霹靂的惡耗，他於 10 月 20 日離開塵囂到另一個美好的國度。這條路是每個人都要走的，而您的發光發熱的旅途上照亮了我們讓我們都引你為榮為傲。阿亮，一路好走請您安息吧！

阿亮是我們達福台美人社團社區中廣受敬重的一位長者、智者及永遠志工，他對台美社團不遺餘力的出錢出力，秉著一顆熱愛台灣追求正義的赤子之心，一路走來不曾怯懦。每一個台灣人社團都有他的身影，從出錢贊助到幕後默默地裝架 PA system，好讓每個聚會都能圓滿成功，這全套 PA system 是他自掏腰包貢獻出來的，每次聚會他和素梅載了滿卡車的機械要比觀眾早到去架設好，然後聚會結束又要比大家晚離開，這份數十年如一日的苦心，他和素梅甘之如飴，無怨無悔地為我們台灣社團在做，阿亮，我們都看到了！這也是台灣同鄉會、合唱團等..能夠自立自足從不拿台灣政府補助錢，這骨氣靠的就是阿亮的出錢又出力！所以每年台美社團大家長「同鄉會」都會頒發獎牌給他，感謝他無私奉獻、同鄉社團虧欠他真的太多了！

阿亮在所有台美社團都有參與都有貢獻，但他著墨付出最深的就是台心合唱團，這是他一手創造出來的心愛寶貝，20 年來台心帶給我們多少快樂歡欣，滿滿無窮盡的回憶，我自己也因為和他一樣愛唱歌，當他在 2001 年 6 月登高一呼，我馬上響應，雖然和他在其他社團就已熟稔，況且林又新和他又似乎很有緣份的，一樣都是台南一中，台大化工系（阿亮還當他的助教，然後最後都拿 Rice Univ 化工博士，又到 Dallas 落腳定居成為我們的第二故鄉。又新曾笑他是拉著阿亮皮帶來的！台大陳成慶教授當年來訪 Dallas 時要找的幾位學生，得意門生，阿亮就是其中之一。

在台心近 20 年，從我們每次練唱的互磋琢磨也更加喜愛欣賞阿亮的風格特質：

他的獨樹一格的台灣“格”語，讓我們都特別喜愛，常常偷偷學他(其實他可能也是故意要逗笑的，製造快樂氣氛的開心菓)，他常問我們有沒有人要“住院”來做這做那(其實是志願啦!)；團員中姓陳的，他都叫“錢鳳求”，“錢美芳”，“錢伯勛”，惹得大家笑成一團，怎麼我們都沒看到錢呢？

台心唱了一兩百首的歌曲，大多是他挑選的傑作，選完後寫上 1、2、3、4、5 在每一條五線譜上印出來，釘好，每份打洞，發給團員，這是他細膩無微不至的一面。因為我們很多人都是最最初級班，望譜生畏，沒有 1235 的簡譜怎麼唱哪？可是台心這樣也開了快十次的公演！在音樂幼稚班的我們也讓他頗為自豪得意，居然常誇贊我們過頭得讓我們不好意思，是他的愛屋及烏，或是他的激將法吧！

阿亮很愛 karaoke，無人出其右，他覺得獨樂不如眾樂，所以也為台心裝上了一台，不練唱時間，他就下帖來 Karaoke，捧場的倒也很多！在最後幾次 karaoke 發現他最喜歡的一首“新歌”(對我們這些 seniors 而言)叫“人生之歌”，是從一位年輕的台灣囡仔 Dennis (也當過同鄉會理事後搬離 Dallas) 首唱出來。正好我也愛上這條歌及詞，和阿亮一樣，每次有機會我總要點唱這條，音樂較高段的阿亮大概聽過一兩次後就可唱將起來而且感情豐富地獨白，所以我點此曲時都拜託阿亮主唱，讓我跟唱！

多年前董事長樂團來 Dallas 表演時，阿亮就“住院”擔起重責來接待這一團五、六人，招待無微不至，居然還包括要為其中一團員緊急買一樣樂器，還有回程時阿亮也大方買下一支他們帶不回去的吉他（行李超重），上有最珍貴的每位團員簽名，讓阿亮相當引為傲的這個在台灣得大獎的“眾神護台灣”，主唱團體也一直和阿亮一樣在不同角落不同崗位上從未放棄為台灣發聲！

從回憶中記下了對阿亮的懷念，也回想到台心大家庭練唱或公演的美好點滴，有阿亮就有笑聲，就有歌聲，「思慕的人」是他最愛的一首台語歌，如今他就是我們大家思慕的人。素梅及阿亮兩位子女、我們台灣鄉親將陪同你們一起渡過這個難關、互相扶持。

溫惠蘭 敬筆

悼念林國亮博士

今天 7:20 AM 早上剛運動回來，電話鈴響起，接收後，對方傳來，女兒 Julia 的聲音，她說：爸爸你在哪裡？是站著呢，抑或是坐著？我回答：剛運動回來，目前走進房間，甚麼事？她說：我要你找個椅子坐下，並告訴你一個不幸的消息，她繼續說出，Uncle Lin, Jimmy 及 Justin Lin 的爸爸，不幸於禮拜三因心肌梗塞突然辭世過身。真是天大的訊息，讓人癱瘓在沙發上，久久不能言語。接連的思緒，長長的串起並拉出，將近五十年的友誼。

記得認識國亮兄嫂是在“陳百萬”家中的一個週末，當時台灣人住阿靈頓(Arlington)城只有三家，除“陳百萬”外，就只有國亮兄嫂和我們家。台灣人的悲哀，同是天涯淪落斷腸人，無權無勢剛畢業的窮留學生，大家一見如故，尤其國亮嫂〔素梅〕及內人〔文枝〕非常談得來，接著每個週末若無特別節目，我們兩家就會聚在一起，尤其兩家的居住距離又是 in walking distance。

不久，內人文枝有身孕，素梅的肚子也開始放大擴充有了 Jimmy，後來文枝要到 Arlington Memorial Hospital 生產時，還緊急把大女兒送到國亮兄嫂家託請代為照顧，當年台灣第一代的留學生家庭彼此照應，面對及務實新的環境。我們對國亮兄嫂的友誼及恩情永銘在心。後來女兒及 Jimmy 從小就常玩在一起，小學、中學以及 Fort Worth Youth Orchestra，大都以兄妹之禮相待，擦不出浪漫的氣氛。看起來，也是我們二代及兩個家庭的遺憾。

我因幼年失怙，了解母親的辛酸，種了幾分田，又要養四個孩子，以至於早年，我就有翻身出頭天的願望，尤其是經濟層面的努力，後來我到台大念書，要畢業時，回三義家邀母親北上參加畢業典禮，她說：那麼隆重的畢業典禮，要穿甚麼衣服？對我的衝擊，要求經濟層面的翻身出頭天，更形成是積極的第一要務。國亮兄，嗚呼哀哉，您也曾曾在一些場合中，談及幫助母親養豬，籌備學費，幫助家庭的細節。您的聰明才智高人一等，上台大化工系，以高額獎學金到第一流大學 Rice University 取得博士學位，又自創 FlowLin 企業，生產流量計而馳名德州(Texas)並普及全美，是台灣留學生的典範，是成功的企業家，令人欽羨。

有緣無份的親家，國亮兄嗚呼哀哉，您的急公好義，捨己為人，服務台美人社團的精神，將永在，被我們懷念，永遠的思念。嗚呼哀哉，國亮兄，另外，叫我如何忘記，2014 年五月十七日，亡妻文枝走的日子，她的遺體尚未冰凍，您與素梅的電話，及第一位友人聯袂到醫院，探望文枝及我們。她的靈魂雖離開身體，但相信還未走離急診間，您們的友誼永存。第一代台灣留學生的艱辛痛苦或生死別離，只有等待每一個人及未亡人去體會及品嚐。

嗚呼哀哉，國亮兄，沒想到您竟這樣輕鬆走了，長串的記憶及思念將留下，伴隨我們到永遠。國亮兄走了，走了，請放下，莫再掛念也請一路好走。

陳國洸 敬拜
2021-10-24
寫於苗栗三義



快樂無憂的林國亮

驟聞你的仙逝，令我震驚遺憾又不捨，三天前我們還一起打太極曬太陽，我們失去一位有台心的同鄉。

每想到你快樂無憂的唱歌影像，在我的心頭流連不去。

盧永華

哀慟林國亮博士

林國亮博士英年早逝，深感哀慟！林博士熱心達福台灣同鄉公益，急公好義，對於提攜後進也是不遺餘力，我們十分感念他對我們小孩高中棒球隊的支持，連續兩年捐助募款，並留言表達期許，令我們非常敬佩。哲人已遠，典範猶存。

願素梅女士及家屬節哀，國亮先生將永遠留在我們的心中。

顏俊羽 簡適吟 顏承風 顏博雅
敬悼



阿亮走了

“阿亮走了。”電話的那一頭傳來趙素梅微弱的聲音。那四個字像一把重鎚打在我的頭上，頓時我的腦袋一片混亂。接著就聽到我家老婆玲芬驚聲尖叫，“這怎麼可能！”對呀，怎麼可能！幾天前他們才來我家，本想找他們一起去吃個中飯，阿亮說等疫情緩解後再吃吧。唉，再也沒有機會和阿亮一起吃飯了。

認識阿亮已經有四十六年了。當年和玲芬從康州到德州找事，沒多久她發現她有位大學學姊素梅就住在附近。異鄉遇故知，兩個女人有講不完的話，我也這樣認識素梅的先生阿亮。後來我們的小孩年紀相近，常常玩在一起。再後來我們的孫子年紀相近，偶爾也會一起玩。

阿亮走了，我非常難過。

聽說阿亮是他那年大學聯考數學的最高分者。他也是一個傑出的化學工程師。不過我最敬佩他的是他待人處世的態度。他對人總是帶著微笑，那麼誠懇謙虛，平易近人。如果你有困難，他會不聲不響地在旁盡全力幫忙你。有時候我覺得自己的運氣怎麼特別好，忽然發現原來是阿亮在旁悄悄的幫忙。我想有很多人到現在都還不知道阿亮曾經偷偷的幫助過他。每想到阿亮，我就想到杜甫“春夜喜雨”詩句中那“潤物細無聲”的春雨。

阿亮走了。一個無私奉獻的慈善家走了。

每次同鄉會活動阿亮在安裝音響設備後，就會先唱首歌，用他深沈的男低音試試設備，也順便帶動氣氛。真想再聽到他那唱“思慕的人”磁性的歌聲。有年同鄉會烤肉，一群男人聚在一起聊當時熱門的話題“包二奶”。有同鄉問阿亮，“想不想找個小老婆？”阿亮順口說，“我也想娶個細姨回家，替大某洗腳。”

阿亮走了。我們少了一位幽默風趣的同鄉。

如果同鄉會有模範夫妻的選舉，我一定會投阿亮夫妻一票。阿亮無怨無悔的在外打拚，善解人意的素梅將家人照顧得快快樂樂。每次看到阿亮，素梅都是默默的陪伴在他身邊。許多年前我搭阿亮的便車去休斯頓參加美南夏令營，要出發時素梅還跑出家門，再三叮嚀，“要好好開車，平安回來。”彷彿我們是要上戰場似的。

阿亮走了，他匆匆的走了。他最放不下心的應該是素梅。那天早上有上百個同鄉朋友在斜風細雨中來殯儀館慰問她。阿亮，你就放心的走吧。我們會繼續好好照顧素梅的。一路好走，阿亮。

黃嘉和



我們的好朋友林國亮

1975年初我和先生搬到德州 Arlington。那時國亮已經在 Rice University 拿到化工博士在同一城市工作。我大學時就認識趙素梅。雖然不同屆，我們卻很有緣份地因搭同一班公車而相識，她的班上我也只認識她一人。在異鄉遇到老友，感覺特別親切，因為孩子年紀相近，我們兩家小孩就常常玩在一起。記得有次在他家包粽子，素梅與我在廚房裡忙著。後來才發現兩個小女孩在客廳把一棵植物連根拔起，滿嘴都是沙土，連頭髮上都有。

國亮為人謙虛低調，不過他的爸爸曾經偷偷告訴我，“國亮當年聯考的數學分數可是全台灣最高分”。國亮是個任勞任怨，負責顧家的好男人。記得告訴過他，一定是上輩子燒好香，才能娶到天底下最好的牽手。素梅在旁卻認真的說，是她更好命，才能嫁給國亮。

1979年因為我先生的工作，我們搬到 Richardson。想不到幾年後，他又去 Arlington 的一家公司上班。週末如果他去公司加班，我就順便帶著兩個女兒去國亮家和他們的小孩玩，國亮也習慣孩子們的吵鬧。後

來他們週末也常常載小孩來 Richardson 附近比賽足球，素梅會來找我聊天，國亮就坐在我家的沙發上打瞌睡，直到球賽結束後才去接孩子回家。

每次同鄉會的聚會，國亮和素梅都是最早到會場佈置音響，且是清理會場最後一個離開。看到我媽媽時，國亮和素梅都會老遠繞過來向她問好，嘴裏說著“歐巴桑要呷卡飽喔！”。雖然我沒有參加台心合唱團，但是每次公演，只要國亮打電話來，我一定義不容辭地當起攝影師。國亮永遠那麼幽默風趣，他是個能帶動全場氣氛的人。他領唱“黃昏的故鄉”和“台灣”的歌聲現在還迴旋在耳邊。

在國亮往生前的星期六，他們來達拉斯看孫子比賽足球，也順便來我家聊了一下天。難道這就像素梅所說的，“國亮就是那麼重視朋友，要走以前還記得去讓你們看他一下。”

廖玲芬



德州達拉斯的模範—林國亮博士 敬佩的阿亮兄

在波士頓，群組媒體轉來有個傷心傳聞，想不到，竟然是您完成地上的勞苦，先走一步了。令我們十分悵惘難過不捨！

在朋友之間，你和阿梅是被公認的，熱心公益和親切又低調的好榜樣。你們無私的奉獻心力和財力，給達福台灣同鄉會、台灣來美國表演的青年樂團、校友會和德州台灣人生物科技協會，尤其是創立台心合唱團，夫婦任勞任怨，培植同鄉的音樂素養，提高大家的身心健康和娛樂…成果有目共睹！至於其他善行義舉，免費來回搬運到場的音響設備，助興和服務，更是數算不盡！

多年來，我們有幸和你們共事，相挺為臺灣的美好未來，獲益良多。如今失去你——這位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良師益友，內心惶恐，悲慟不已之際，也會以你的處事待人為模範，繼續努力向學，在這美國南北的人生道路上。更希望也能教導我們自己的兒女，以您為榜樣，時時不忘回饋社會，永遠關懷支持年輕的一代！

兩年來，由於受到武漢肺炎疫情影響，我們大多住在北部家中。與你們失去往日的見面機會。我們彼此間的最後互動是在 2020 年，有個遠距離地祝賀您生日快樂！現在恍神過來，非常不捨。以後的生日，我在兒女家小的慶賀聲中，定會抬頭仰望，那年中最大的明月，向您道聲生日快樂！也許仍可見到，阿亮兄您溫暖的亮光和滿月的笑容呢？

更祈您保佑您全家大小平安，多多照顧媽媽素梅姐，身心健康，助她早日渡過這段心痛不捨的困難時刻！

楊瑞茂、麗香於波士頓 10/23/2021 敬筆



阿亮！
達拉斯的模範
台心合唱團的掌舵者

阿亮哥，你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上星期由於打肺炎疫苗後的強烈反應，多日來都精神不佳也三餐不繼；那天下午又準備來個吃飯配手機，眼裏首先映入 Julie and Justin 的 Line message... 我應該是驚呆了，腦海一片空白，只會大聲急呼：「這什麼訊息啊？不可能！不是真的！」阿隆跑過來驗證這令人驚慌失措的訊息，頓時跌坐一旁，頻呼：O MY GOD...

阿亮哥！我們的音響亮！你怎麼可以一聲不響的走了呢……不久前才聊到大家把身體鍛練好，待疫情過後或許一起遊賞美麗的烏山頭水庫，尤其去看那像極台灣的小島…言猶在耳卻忽然天人永隔，空留遺憾。

每個同鄉會的大小聚會，每次合唱團的歌曲表演，大家都可以看到阿亮兄嫂在會前會後、台上台下忙碌安裝音響設備的身影；無論理事、會長如何變換，無論團員、指揮如何更迭，阿亮兄嫂都是一成不變的出錢出力穩定大家的心，對新來乍到的學生後輩更是不餘餘力提攜協助，這就是我們永遠的阿亮哥！

天道不公，竟然把我們最好的人先帶走！
最敬愛的阿亮哥啊，你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我們永遠想念你！

陳錦隆、蔡淑珍
敬悼



永遠的團長

雖然說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但聽到你就這樣突然的走了，頓時感到周遭一片靜寂，腦海中不停浮出你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我們真的不能再看見你天真慈藹的笑容了，不能再聽到你那令人開心忘憂的台灣國語了，心中不禁充滿悲傷和失落。

你是我們台心合唱團的永遠的團長，在台心合唱團裡，您是最敬愛的人。不是因為你為台心合唱團的無私奉獻，也不是因為你對台灣人社區的重大貢獻，而是你和素梅兩人的待人處事是完全的真誠無私，和你們交往是完全的正能量，完全的自然愉悅。

國亮兄，永遠的團長，我永遠會想念你，效法你的真誠，有一天我們會見面，我還想當你的好友。

孫崇逸



不能忘懷的靈魂人物-林國亮先生

林國亮先生；雖然，您，不一定記得我，但是我却對您的印象，非常深刻。因為，有您的地方，就是生趣盎然，幽默而不失禮，親切而又溫心。再說，您有一位溫柔又有氣質的賢內助，更是令人難忘。

人生就像旅行，總是要下車，只是沒想到，您的站先到了，實在實在實在很捨不得。

相信，此時的天上，正忙著迎接天使的到來。

曾經住在德州 Mary。
(Lily 的姐姐)

阿亮；我們永遠的團長

雖然我們夫婦都當過台心合唱團的團長，但我們都心知肚明我們只是暫時的，臨時的代理團長；阿亮才是我們真正的永遠的團長。

阿亮不但是開創台心合唱團的要員，而且他帶領團員；尋找合唱歌曲；印製所有的歌譜；沒有他我們那來歌曲歌譜？

阿亮不只做兩任的台灣同鄉會會長；而且他熱心支持所有台灣活動出錢出力，我們每次活動的音響都是他一手包辦，而且他對朋友也都會熱心幫忙。

阿亮的忽然離去，我們由衷地不捨；但願我們在另一個世界還能再見。

楊金文 詹綉香
敬悼



憶國亮

素梅，妳好！聽到國亮兄往生的消息，大為吃驚。一兩天前才跟他在線上聯絡正高興能和您們線上聊天，沒想到隔一兩天就永別了！前天和添貴兄談和國亮兄在一起的往事，眼淚就流不停。

從大學時就熟知國亮兄，有回到台北西門町看電影，電影看完後已經深夜了，已經沒有公車了我們只好從西門町的戲院走回台大的宿舍。這個經驗猶記在心。到美國留學因為知道國亮兄在萊斯大學所以我就決定到萊斯大學來就讀我的博士學位。當時我們六個留學生擠在一間兩個臥房的公寓裡，由國亮兄的幫忙讓我們很快地適應留學生的生活。我們還非常感謝國亮兄的吉他唱歌給我們生活上帶了很多的樂趣。

素梅，在此時節，寄望妳及家人能節哀保重身體。也期望能告知我們國亮兄的追思會的日期以及追思禮的方式。在此懇求我們的上主能夠繼續保佑妳們全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正忠，香圓敬啟



敬愛的 林夫人及家族、親人平安：

驚聞國亮先生於10月20日離開我們回天家。他親切的笑容、溫和的話、犧牲的愛和精神迄今一直留在我們的心中。

我們很感激他始終不渝地熱愛台灣社團、鄉親、青年學生及長輩們。達拉斯台灣同鄉和台心合唱團及許多朋友、鄉親和我們很思念他。讓我們在悼念他時，也效法他美好、犧牲自我服事大家、謙虛的榜樣，愛台灣鄉土和鄉親們。

----「你們要告訴義人，他們必得福樂，因為他們必享自己行為所結的果子。」聖經以賽亞3章第10節-----
敬請節哀，保重玉體安康。上帝賜福並常常與您們同在。

休士頓第一台灣福音信義基督教會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In America

江榮憫牧師 夫婦 敬輓

2021年10月23日於Houston, Texas.

阿亮再見 素梅節哀

自從富美離開之後，我以為淚已乾，接到阿亮已經走了的消息，還是忍不住大哭一場。完全是意外，完全沒想到，以為疫情過後還可以一起歡渡..想起他的聲音他的歌聲，又哭了一場。每次向他請求什麼（募款）。就是一句話。我知道他對故鄉台灣的愛，存在心頭這比掛在口頭來的太真純了。

再見阿亮，天上見！

吳明基



永遠的好朋友，國亮

I'm deeply saddened to hear the passing of 林國亮先生，below is my tribute to Mr. Lin.

幾年前當我有幾次到達拉斯去拜訪我的兄妹時，我有榮幸認識了林國亮夫婦。他們夫妻倆非常的好客，國亮個性爽朗又最喜歡唱歌，我被邀請到他們家去時，大家一定一起歡唱整晚。雖然我平常的演唱和教學都屬於較嚴謹的歌劇和古典樂曲，但和他們在一起唱各式各樣的歌曲，却是非常的開心欲罷不能！國亮的聲音宏亮又充滿熱情，可以和我在大學裡所教的學生們比美，而從他的表現和唱歌時的歡樂，讓我感到藉著音樂的力量可以把大家的心拉在一起，好像我們已經認識了很久一樣。

他有很成功的事業又有一位很賢慧的妻子，子女們也都非常傑出，可以說他在這世上播下了極豐富的成果，而且他的為人也帶給每一個認識他的人很多的喜樂和正面的能量。

如今他回到神的身邊，讓我們對他有深深的懷念，也感恩他所留下來給大家的美好回憶！

Helen Lee (李雪玫), Reno, Nevada



給阿亮嫂「阿梅」

「最愛你的人是我，你怎麼捨得我難過，在最需要你的時候，沒有說一句話就走，最愛你的人是我，你怎麼捨得我難過，………」

在異鄉遊子生涯中，最珍貴的就是同鄉會的相聚，每次聚會的靈魂人物就是阿亮兄，從家裡運來卡拉 OK 機器，各種影視音響，從來都是第一個到會場佈置，也是最後一個收尾的人。總是忙得沒時間吃一口飯，而其背後還有個忙著親切招呼鄉親的阿梅，不管男女老幼，非常誠懇的關照大家的生活狀況。我從阿梅夫人的身影，看到傳統台灣婦女的溫文儒雅的風範，很慶幸可以和他們夫婦成為朋友。

幾年前，因緣際會我們夫婦加入台心合唱團，有更多機會受到阿亮和阿梅夫婦的照顧，後來因為練唱時間衝突，無法繼續和大家一起練唱，但是合唱團有課外活動時，阿亮一定來 Email 邀請我們夫婦參加合唱團的課外活動，一起唱卡拉 OK 和餐敘。上次同鄉會發月餅活動時，阿梅說「雖然 Corona 疫情，大家都要保持距離，但是好久不見了，Hug 一下吧！」，好令人感到溫馨的一句話，阿梅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阿亮兄突然離開我們了，你長期為故鄉無限的付出，你的貢獻將會留下歷史的一頁。為了報答你，今後我們會陪伴在阿梅身邊，守護著她，愛著她，請你一路好走！

Shao-chin Tsai

思念如浪潮襲來

認識林國亮、趙素梅夫婦已是數十年的事了，他曾擔當兩任的達拉斯台灣同鄉會會長（1984，2001年），又是台心合唱團永久的團長，他總是風塵僕僕、默默付出，熱忱服務鄉親，而講起話來，又風趣地惹人歡笑。

自從2004年我們搬到北加州聖荷西（San Jose），我們仍念念不忘達拉斯的親朋好友，時而回來達拉斯探望大家，參加台灣工程師協會、美南夏令會及台心合唱團週日的練唱、練後的卡拉OK，當然也參加台灣教會的主日崇拜。因此我們仍像屬於達拉斯同鄉會的一份子，總是有「回娘家」的感覺，逢佳節或特別訊息，我總是記得寄eCard、eMail給達拉斯的同鄉分享，國亮兄都有回應。

回顧台心合唱團創立（2001年？）以來，藉著唱歌把大家的感情拉近了，多次的演唱更提昇大家聲樂的喜好與素養，「台心之家」更成為大家心靈的寄託之處，林國亮團長更是出錢出力，奉獻卡拉OK音響設備，帶動大家盡情歡唱，讓大家獲得無數的歡笑、喜樂、關懷、回憶。

最近（2021年10月16日）我們回達拉斯探望大女兒Vivian一家人及住Arlington的二哥李彥偉、二嫂林幸芳，20日我們就飛回南加州柑縣的Laguna Woods（2014年底搬來）。在22日晚我打電話到住離我二哥家不遠的林國亮手機，想告訴他們匆忙往返中，忘了打電話向他們問候，居然是趙素梅接電話，我聊一下家常話後，素梅遲豫一下，平靜地告訴我：國亮在20日倒在地上，走了。這真是晴天霹靂！我無法相信，但她告訴我一些前因後果，讓我意識到，真的，國亮歸天家了，非常地捨不得，但安慰的是，他走得快，沒有受到太多的痛苦。

正如聖經上，所羅門王說的「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

我見上帝叫世人勞苦，使他們在其中受經練。上帝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裏。然而上帝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

（傳道書3:1, 10-11）

祈望上帝的話語，帶給素梅姊妹與其家屬，無比的安慰、無盡的力量、無限的盼望！阿們！

P.S. 另外寄上一張具有歷史意義的照片，裡面有林國亮、趙素梅、蕭慶和、李雪芬、陳善同、王貴女、謝慶鏘、孫佳惠、吳明基、許富美、楊金文、詹繡香、蔡靜輝、葉寶桂、蔡靜燦、張成業、張義茂、李富麗。

李雪芬



Farewell , My Dear Friend!

I was shocked and very saddened to learn that Dr. K. L. Lin (Ah Liang) passed away.

Ah Liang and I knew each other since 1967 when I moved into the dormitory where he used to live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TU). We are in different majors in college but I was lucky to live in the same dorm and share some happy memories with him.

In my memory, Ah Liang was very considerate and truly a gentleman. He loves to sing Taiwanese songs ever since I know him. In fact, his elder brother (Kuo Ming), who visited our dorm from time to time, loves to sing as well. It was a joy to have him visit us so we can listen to his good voice.

Since I graduated from NTU, I did not have a chance to meet with Ah Liang until I moved to Dallas in 1987. We were reconnected through TAA DFW activities and Tai-Hsin Chorus where Ah Liang and his wonderful wife (Su-Mei) devoted much of their efforts, resources and time to nurture and sustain Tai-Hsin's growth during these years. Su-Mei fully supports Ah Liang's business, interest in music, passions with TAA DFW activities, in addition to taking good care of their family. They are excellent partners in every way.

In fact, this is a celebration of his life!

Ah Liang, you will be dearly missed by all of us. You can rest in peace now!

by Paul Chen
October 24 , 2021



送別阿亮

認識國亮和素梅夫婦已有四十年了，濃厚的友誼勝如兄弟姐妹一般，我們都以”阿亮”和”阿梅”稱呼他們，阿亮講話大聲而且直爽，而阿梅講話是輕聲細說，他們一對真是天作之合!在八十年代，Arlington 的同鄉不太多，大家都還年輕，活力十足，每家都有小孩，有幾家有長輩，我們常常在週末有家庭聚會，小孩們玩在一起，大人們聊天唱歌，其樂融融，那時台心合唱團尚未成立，阿亮家的卡拉 OK 伴唱機是我們唱歌的老師，阿亮最喜歡唱的是”浪子的心情”和”黃昏的故鄉”，那時我們稱封阿亮為 Arlington 台灣歌王，後來阿亮在台心合唱團的表現及貢獻，有目共睹!

國亮和素梅夫婦對台灣人社團的支持，愛護，出錢，出力令人敬佩!無論是台灣同鄉會，台工會，FAPA，台心或其他社團有大型聚會或演講會，阿亮夫婦都會提前從家裡搬一整車的音響設備前往佈置會場，而且重的都是阿亮自己搬上搬下，輕的才讓阿梅拿，十多年來都是這樣!直到一兩年前有一次阿梅堅持不讓阿亮搬東西，要請年紀較輕的同鄉來搬，到現在我才了解那時阿亮身體可能就有問題，有病痛要自己承擔而不讓朋友擔憂，這就是阿亮的個性。

人的一ance就像乘一部漫遊列車，每人的車票都已安排好，這列車每到一站，就有人上車也有人下車，能在同一車箱相聚，共享一段美好的遊程，算是有緣，現在阿亮的終站已經到了，心痛的離別，令人依依不捨，但望你趕上一部悠遊宇宙天堂的列車，安心的走吧，阿亮!我們這些朋友一定會互相照顧陪阿梅走完美好的遊程，希望有一天我們能在同一部悠遊宇宙天堂的列車上再相聚!

樹源
10/25/2021

懷念林國亮先生

達拉斯台心合唱團創辦人、永遠的團長、大家長

Dear 阿亮，

您今年早些時候曾經在台心的 Line 群組裡留下這樣的 message, 您說” 2001 年沒有衝動，我們興高采烈成立了台心合唱團。有情有淚過了十九年。現在遇到了無情疫情，要空白多久才再能歡笑在一起？” 記得當時我還在想，也許明年吧？如今您卻靜靜地遠離我們而去，那片空白也將永遠留在那裡了。我們在 2001 年台心剛始成立時的老歌友們，19 年來除了過年過節的休假外就一直每二個禮拜相聚練唱，定期公演，有許多共同美好的回憶。如今您的突然離去實在是令人感到異常悲傷與不捨。想到您對台心慷慨無私的付出是有目共睹，而我們卻是坐享其成，享受了 19 年歡樂的歲月，真是有無限的感慨與感激。

記得我們每到公演前，大家都努力辛苦練唱，卻都樂在其中。康成總是說，他永遠會記得每次在台上公演時，能夠聽到您在他的身邊唱的男低音，他很容易就跟上，不會唱錯。這是多麼美好的回憶！如您所說，我們不只唱歌，還會趁機說笑取樂。想起從前（在武漢肺炎衝擊之前）你那有名的台灣國語常常惹得我們大笑，您卻非常幽默，總不以為意；還有每次去台心上課時都會看到你歡喜的笑容，聽到你洪亮的聲音及溫暖的問候，我們還會免費吃到您和素梅帶來的西瓜… etc.

如此歡樂的時光怎麼就這樣結束了呢？我們雖然心痛不捨您的離去，但是對您卻有著無限的感激。謝謝您留給我們這麼許多永久的美好回憶，我們將永遠懷念您！

魏康成，洪朋



Tribute to 國亮兄

四十多年前，國亮兄，阿煌，蔡靜輝教授和我們，定期輪流到各家打橋牌，大人打牌，小孩子們在地板上玩，好樂。後來各家為事業忙碌，小孩子也漸漸長大，打牌的次數慢慢減少，終於完全不打。我們從 Tyler 搬回 Arlington，國亮兄還說該恢復打牌。沒想到他這麼快就離開我們。

我們最想念的是他爽朗熱心的個性。從此我們聽不到他的笑聲，動人的歌聲。台灣同鄉聚會，也看不到他忙碌的管理音響設備，真是心酸。

國亮兄請好走。你的人雖不在，精神却永留我們心中。我們會常記起你帶給我們的快樂，惜福惜緣，讓生活過得更有意義。

素梅嫂和家人，請節哀保重。

勝光，博琴敬悼



最棒的台灣人

好錯愕的訊息，我的上帝，這怎麼可能，要不是 TAADFW 發出訊息，還以為又是那些惱人惡作劇詐騙集團的假訊息！

在 10 月 19 日，Tues. 1:20 pm 收到林國亮 Joined Line Say Hello！在 10 月 23 日，收到 TAADFW 訊息，像被雷打到。每次在台灣同鄉會聚會，看他忙進忙出的影子，招呼四面八方的友人，溫暖問語，那無私的奉獻，永活在我們心中，永遠懷念他，最棒的台灣人。

國亮家人，請節哀，請保重。

洪澤隆、陳鳳儀 敬上

懷念林國亮博士

得知國亮兄離世的消息，我們感到萬分的震驚與難過不捨。

我們所認識的國亮兄個性豪爽，謙卑開朗，樂於助人。記得剛搬到 Arlington 時，受到國亮兄夫婦的照顧不少，參加同鄉活動，擔心我們人生地不熟，時常接送我們，他的愛心讓我們覺得很溫暖。

在繁忙的工作之餘，國亮兄很熱心公益，在同鄉會或是社團活動中都可以看到他忙碌的身影，他總是笑嘻嘻的，不遺餘力地協助，他服務犧牲的精神真令人敬佩。

國亮兄的一生都是為別人設想，他愛台灣愛同鄉，他也是實踐者，他是我們的典範。他的離開令人扼腕痛惜，留給我們無限的哀傷。

祈願素梅姐和兒女們節哀順變，好好保重。

哲熙、仕英 敬輓



哀悼林國亮博士

林博士的英年早逝，讓我感到非常震驚惋惜。我想達拉斯及附近同鄉一定也有同感。只因他是讓人尊敬，熱心公益，默默付出，不求回報。他為人厚道，和藹可親，可以說是一個完美的人格。

我退休後加入台心合唱團，才開始和他有接觸連續。加入台心後，我親眼目睹他對臺心無私的奉獻，包括合唱團的領導，歌曲的選擇，加註簡譜於五線譜上，善待合唱團指揮，音樂會的籌劃執行等細節，等等。每一樣，他無不親身投入。台心能成長壯大，實在是林博士的領導有方的碩果。除了每星期唱歌外，他有時候辦卡拉 ok 大家盡興開懷唱歌同樂。

上面說他熱心公益，默默付出。所有同鄉聯誼活動或節日慶祝會上，他完全負責音響設備及系統。音響的設備完全是他的捐獻。真的，他從未要求回報。他私人的事業也是很有成就。但他從不吝嗇，每年皆很大方捐款給 FAPA。他有很濃的台灣意識。

臺心合唱團之外，他在同鄉的子女婚禮上會主導台心唱祝賀的歌，譬如雙人枕頭，一隻小雨傘。義茂的追思儀式上，他領導台心唱「離情」，唱到「雖然萬山相隔離，千水望無際。」我忍不住留下淚了。總之，有同鄉聯誼活動的事件，一定可看到國亮的參與。

從上面的敘述，可印證林國亮博士是一位讓人尊敬，有完美人格的人。我們會永遠永遠的懷念他。

Frederick Wu

Winnie Wu

哀悼於 Vancouver, WA



“我呼求的日子，你就應允我，鼓勵我，使我心裏有能力。”

詩篇 138:3

願賜安慰的神與親人同在。

江東龍牧師

悼念台心之心-林國亮

我曾參加過多年的台心合唱團，感念團長-林國亮博士對台心的奉獻，及一生的愛台、護台和對台灣同鄉的照顧和支持，特地為他填了一首詞以記念。

悼念台心之心-林國亮

釵頭鳳

笑靨揚

音洪亮

溫馨遍佈滿同鄉。

心腸熱

台心暖

合唱高歌

卡拉時刻

樂、樂、樂。

不思量

亦難忘

老友離塵心悲涼。

秋風迫

葉飄落

霎時離索

音函難託

莫、莫、莫！

連玫

Mei 美雲 敬上



我的深交好友如兄弟的國亮

抱著無限思念又不捨的心情，簡述我們一起的懷念又如此清晰的往事。

自從大一的親切室友，都來自台南一中，就啟發了我們深緣之交，一起志同道合地參與了無數的活動。

大二才開學時，我倆一起溜進法學院大一的課，有意的坐在一位以前就留意且有意愛交往的女生旁，經過紙條的遞送，啟動了交往。

大四的下學期註冊後，我倆和劉仁德一起去西門町的歌廳買了票想欣賞歌唱表演，然後，在開演前，不知何方人物，從歌廳窗口投下惡意的傳單，因此，我們各別接受了數個月的警署的審問，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去歌廳啊。

再說，你是我的貴人，天使，於 1976，我們從 Michigan 要搬到 SC 時，要買房子的頭款，你和素梅知道我們的存款是定期的，就急速地寄款來啊。

近來，你錄唱”可憐櫻花再會吧”。7/6, 我隨著你唱，也錄了寄給你，還存留在我倆的 line. 你說好聽，還指導我要增加音樂的聲亮。

這幾天，我還在夢中會見你，相信永遠也會，願素梅和家人平安！

添貴，淑真。敬叩

思念國亮

驟然聽到林國亮去逝的消息，覺得整個人像是被雷打到，難以相信這個事實。打電話給素梅，聽到她的哭泣和訴說，心中悲傷不已！想到達拉斯這對最恩愛最美好的夫婦竟被上帝帶走了一位去當天使了！

在達拉斯已四十多年，也認識林國亮夫婦那麼多年；任何聚會場合，只要有阿亮的地方，就會有歡笑聲，要不就是忙碌著操作音響，鼓勵大家參與卡拉 OK 唱歌。說起來這些音響設備都是他們夫婦慷慨提供的呢！

在此地台灣人的社團，同鄉會、台心合唱團、FAPA、台工會以及美南夏令會都會看到他們夫婦倆的參與和忙進忙出。台心更是林國亮一手創辦的，也擔任了近二十年的團長。合唱團的選曲，加註及印譜都他一手包辦，任勞任怨，令人感動又感激。台心每一次的表演，慶鏘很榮幸地負責照 video，但也很不忍心素梅為了大家很快可看到 Video，她需要 Copy 那麼多份，常常弄到半夜，真是感謝。至於 FAPA 每年的募款更是少不了他的高額捐款以及負責麥克風及音響！

如今阿亮完成了世間的使命，到天上休息。只是叫素梅如何獨處。好在 Julie 和 Justin 都住在此地也很孝順，希望能夠帶給媽媽一些慰藉。

佳惠和慶鏘
敬悼



阿亮精神永在

晴天霹靂，飛來震驚的厄耗。令人難以接受的事實，捶人心胸的默念，一代完美人格的阿亮，竟然匆忙地走完了這夢幻般的人生！

永遠感激阿亮，半世紀來在達拉斯的台灣社團孜孜不倦地奉獻，是位不求代價的無名英雄，是位偉大的精神領袖，座立在堅強的精神堡壘，緊緊地捍衛著台灣人美麗的家園！

阿亮天生善良幽默，言行真摯友善，正面陽光普照，只要有他在的地方，就會帶來銀鈴笑聲，滿載快樂溫馨，只要有他參與的場合，就能聽到他嘹亮的歌聲。記得那段白色恐怖的年代，聽他一曲"黃昏的故鄉" 揪出大家思鄉的惆悵，一股心酸潸然淚下！

感謝阿亮創立台心合唱團的初衷，凝集了同鄉親朋好友，同聲齊唱出美韻的台灣歌曲，承襲著台灣鄉土藝術文化，他所付出的愛無以倫比，我們將永遠感恩感念在心內...！

阿亮，永別了，不能離別的是您的善行和笑容！一路好走！

陳鳳求



感念林國亮幾十年在 Dallas 臺灣同鄉會的貢獻與
台心合唱團的帶領。求主安慰 恩典予素梅、兒孫！(~)

侯惠育



Ah Liang's Spirit

In the winter of 2017, I became a member of Formosa Chorus of Dallas (TaiHsin), which is the first Taiwanese American group I joined after living in the US for more than a decade. Through TaiHsin, I participated in more and more organizations run by Taiwanese Americans. TaiHsin opened the door for me to learn from a group of respectable Americans of Taiwanese origin. Growing up in Taipei, I speak limited Taiwanese and, therefore, don't really know much about Taiwanese culture. During twice-a-month rehearsals at TaiHsin, I realized that this group of Taiwanese elites have worked hard and together for several decades, not only for themselves to be successful in a foreign land but also for the common good of both Taiwan and America. They are warm, nice and keep a low profile, but they are true fighters. Among them, Ah Liang was one of the leaders.

Despite his busy life as a CEO, he and his wife continuously prepared music sheets for TaiHsin members. When we ran out of snacks at TaiHsin, he and Charles would quickly and quietly cut watermelons to feed us. After rehearsals, he and his wife often gave me a ride. Before a TaiHsin concert, he gently showed me how to hold my music folder nicely like the others. During a Karaoke party, he and his wife encouraged people to sing after setting up the device. No doubt, Ah Liang, the founder of TaiHsin, was a talented singer and his voice was just like his character, warm and strong.

When I tried to provide a little sprinkle of Taiwanese opera at TAA gatherings, we lacked almost everything. One important piece was music. So Ah Liang and his wife applied their technology skills to make the background music possible. Without their help, we couldn't have made it. Once, he felt so guilty about not bringing an electronic cord because there would be no speakers for us to use. Urgently, he and his wife asked their daughter to go to his house to get the cord and then to quickly deliver it. Another time, the microphones were malfunctioning and seemed like they were screaming. Quickly, he identified that the problem was caused by the simultaneous usage of six microphones without enough distance in-between. With sweat beading on his forehead, all of his cells were concentrating on fixing the problem on-site. My fourteen-year-old daughter, Mika Azim, likes Ah Liang and his wife a lot. Kindly they talked to her. Always they gave her recognition and encouragement after her Taiwanese Opera performances. I remembered during TAA's 2021 newyear singing contest, Ah Liang jumped out in TaiHsin's Line chat, urging people to vote for Mika. Eventually, she was placed in 2nd place nationally. These cheering-up actions later deepened my daughter's interests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aiwan. TaiHsin's Karaoke set was later given to me because Ah Liang and his wife wanted Mika to have it, so she could practice singing. The set now is a priceless treasure that I keep for Lin's family.

We will remember Ah Liang's smile, Ah Liang's voice, and, most importantly, Ah Liang's spirit! For a person like him, I believe he is now in a better world, probably still smiling, singing, and helping others. I wish him peace of mind, and may Lin's family find a little comfort from my memory about the great man!

Kate (Yea-ling), Anwar, Mika, and Risa in Coppell TX
Oct. 25, 2021



我們非常不捨失去了台灣同鄉會的大力貢獻者，請代我們慰問素梅與她們兒女，請告訴我們能幫忙做些什麼事呢？求主安慰並賜予平安。

董修三



驚聞國亮兄的消息非常痛心。我們失去一個如此熱忱的台美人。願主的愛安慰其家人！

蔡青蓉

Dear Dr. Lin,

Not long after joining the Tai Shin Choir, I was greatly impressed by your friendly smiles, enthusiasm, passion, sense of humor, and much more. Though I only attended the Choir for a very short period, you still remembered me when we met on different occasions.

You were an excellent role model to our community in many ways. Though you will not be with us, I will always remember all the wonderful things about you.

I believe you are in the Haven watching over your beloved family. I pray my God to guide you and protect your family.

Most sincerely,
Chin-Nu Lin



素梅及林家親人：

驚悉好友國亮病逝噩耗，我感到非常悲痛，回憶以往我們正如兄弟般的一起熱心為達拉斯台灣同鄉服務及為推動台灣自由民主運動而努力打拼的往事，更讓我沉痛難以忘懷。謹在此向您及親人致我最深的哀悼和慰問之意，並請節哀、保重！

讓我們祈禱，願國亮走入天國的懷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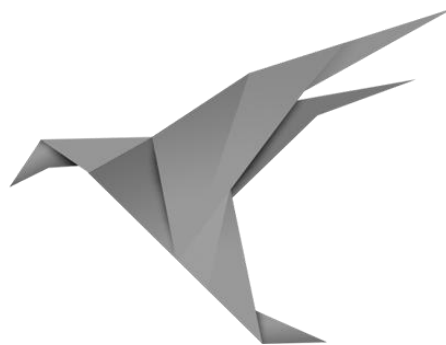
湯俊彥 敬輓
10/25/2021



Dear 阿亮叔叔,

依然記得曾經在 2016 美南夏令營晚會結束時，有人說我們兩個長得很像，更有人開玩笑說像父子，臉圓圓的，看起來老實老實的！事實上，像您真是我的福氣呀，從您身上學到好多好多。身為一個同鄉會的晚輩，我相當有幸在達拉斯這幾年能夠與您相遇，同鄉會每次有您熱情贊助喇叭與音箱，讓活動進行順利。每每晚會主持的時候，也因為有你幫忙當樁腳，氣氛才不會顯得尷尬。還記得有一年在 Carrollton 的中秋晚會有一個表演活動是男嘉賓與女嘉賓跳交際舞，當晚我主持默默地站在旁邊，您也拉著我上去跳，讓場面顯得不那麼尷尬。還有我 2017 年準備要離開達拉斯時，您還和其他長輩一起歡送我離開。還有許多與您的回憶點點滴滴都在我心中。剛接到您的消息我感到相當傷心與不捨.....My condolences to auntie, Justin, and Judy. Please accept my condolences and may our prayers help comfort you and hasten the journey of his soul to Heaven. Uncle 國亮,總有一天我們會再相聚的!"

Dennis(Yu-Che) Cheng



林先生(阿亮)在我心目中是很一位我很很敬重的長輩，您永遠都是那麼親切，喜愛唱歌，對於一切，總是那麼盡心盡力的付出，不求回報。真的非常難過聽到這樣的消息，我相信您做人處世的態度，大家一定不會忘記。我也會永遠記得，在阿靈頓，有一位前輩，總是笑容可掬，默默的奉獻自己...

Eric and Jean



哀悼林國亮兄

很感痛心得知國亮兄離開我們。他在世時對同鄉之熱心，援護和幫忙很感謝和欽佩。每次同鄉相聚，他都很早就到場準備音樂設備，又會後多留收拾器具。他很健談也趣味，我們永不忘他在世時對同鄉會的大貢獻。願他在天之靈也有平安喜樂！

謝錫灌/羅瑞珠 哀悼



以一個後來者（2016年搬來 Dallas），並沒有與國亮先生有任何的接觸、交往，只是每次參加同鄉聚會，總是看到國亮先生在前面搬著音響設備，前後忙進忙出，把聲音調到最好，讓我們的聚會可以順利、圓滿，讓我們印象深刻，就猶如他的名字，照亮大家、同鄉，他的離開讓我們不捨、思念，他將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希望他好好的安息。

李幸一、呂三惠



牽著每位台心人

每一場演出,每一支麥克風,見你穿梭來回牽線，
牽著每位台心人的是你熱誠無私奉獻的風範！是你溫暖的幽默與笑容！

From Shiny



林國亮是我的台南一中和台大化工的同班同學，他是非常和氣，優秀的同學，我們在德州唸書的時候，還看見他多次，可惜心臟病早走了，我們大家都懷念他，希望他家人多保重。

俞國賢敬悼

在 Rice 大學時的林國亮(穿短褲)



親愛的阿亮，

星期四的下午，突然收到你離世的消息，正在授課的我，被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感到震驚而無法相信，眼淚也止不住而無法繼續教課。

自我進台心合唱團以來，您跟素梅對我無微不至的照顧，就像是關心自己的女兒一般，感激在心，讓孤身在美國的我，感到特別暖心。

還記得剛擔任台心合唱團的指揮，總是叫你們親愛的，讓你們很不習慣，但之後你們也漸漸習慣，您還會跟我說，很期待來上課時聽到我叫你們親愛的，很開心。我在課堂上也喜歡開您的玩笑，總是模仿您的台灣國語，逗得大家很哄堂大笑。台心合唱團是您一手創辦，是您的寶貝，我也很榮幸能擔任指揮一職，跟您們一起努力練習，並完成兩場音樂會，未來的台心，無法再聽到您的歌聲，開朗的笑聲，但您對台心合唱團所付出一切，我們將永遠懷念。

劉杏芳 Cindy Liu 敬悼



永別了！阿亮



勞苦功高的阿亮！
音響設備從達拉斯到休士頓的台灣社
團活動一手包辦。



僑務委員會 唁電

僑民美字第 1100075911A 號

國亮先生家屬禮鑒：

驚聞噩耗，至感愴悼！國亮先生畢生熱愛臺灣鄉土，致力僑社公益，愛鄉愛國赤忱，溢於言表，眾所欽崇。遽爾撒手塵寰，典型永留後世，謹電致唁，尚請勉抑悲思，節哀順變。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童振源

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02 日

To friends and family of Dr. Kou-Laung Lin,

Dr. Lin's dedication to the community and love for Taiwan will forever be remembered. May his memory be a source of strength, comfort, and inspiration to us all.

**Director General Robert Lo
and all at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Houston**

羅復文處長及本處全體同仁悼

達拉斯臺灣同鄉會林國亮會長仙逝紀念

咱入青春咱入夢
國亮大哥來牽成
作伙打拼為鄉親
在天之靈同愛臺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

陳世芳

敬輓

懷念同歡唱的時光！

願國亮兄一路好走，
祈盼家屬節哀順變。

休士頓台聲合唱團 敬輓

休士頓美南夏令營 休士頓台聲合唱團/達拉斯台心合唱團

2018 TAA-South Summer Conference

8:00 pm, Saturday, Jun 30, 2018

The Westin Houston, Memorial City



歸真返璞 功勳不朽

達拉斯台灣同鄉會
達拉斯台心合唱團
北德州台灣人公共事務會
北美洲台灣工程師協會達拉斯分會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德州分會
敬悼

阿亮的台心歲月



達拉斯台心合唱團在阿亮的熱心栽培下成立於 2001 年 6 月 17 日，以唱台灣歌曲為主，用阿母教的語言，來唱出思念台灣故鄉的心聲。台心是一個溫暖的大家庭，阿亮則是台心的大家長。台心合唱團有過七次公演（2003，2005，2007，2010，2011，2015，2018），2004 年參加總統盃全球僑胞混聲合唱比賽。



第一次台心合唱團公演(2003)



總統杯全球僑胞混聲合唱比賽(2004)



參加 2004 年總統杯合唱比賽後的茶會

2005 年台心公演





北美洲台灣婦女會年會表演(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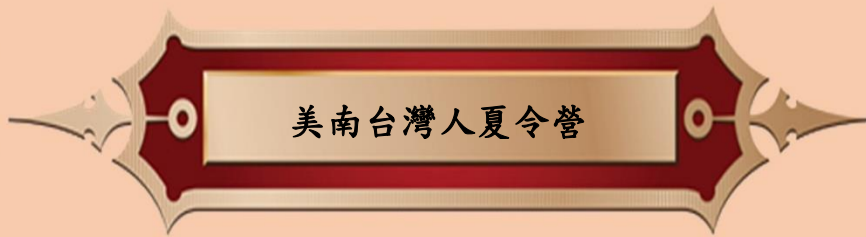
台心公演 -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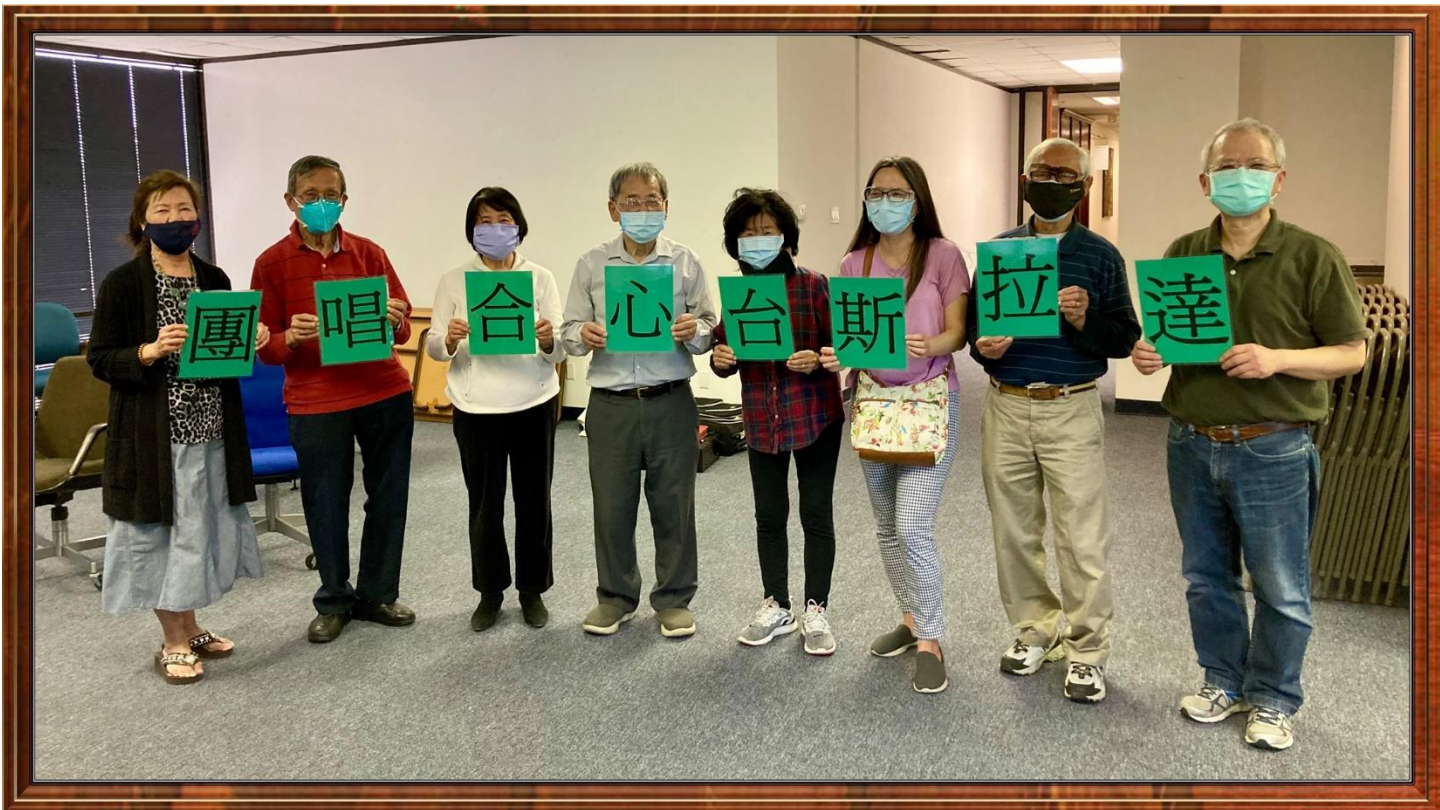


台心 6 週年紀念(2007)



台心 10 週年紀念(2011)





Proud of Taihsin Chorus



台心公演 - 2015



台心公演







初中



高中



大學



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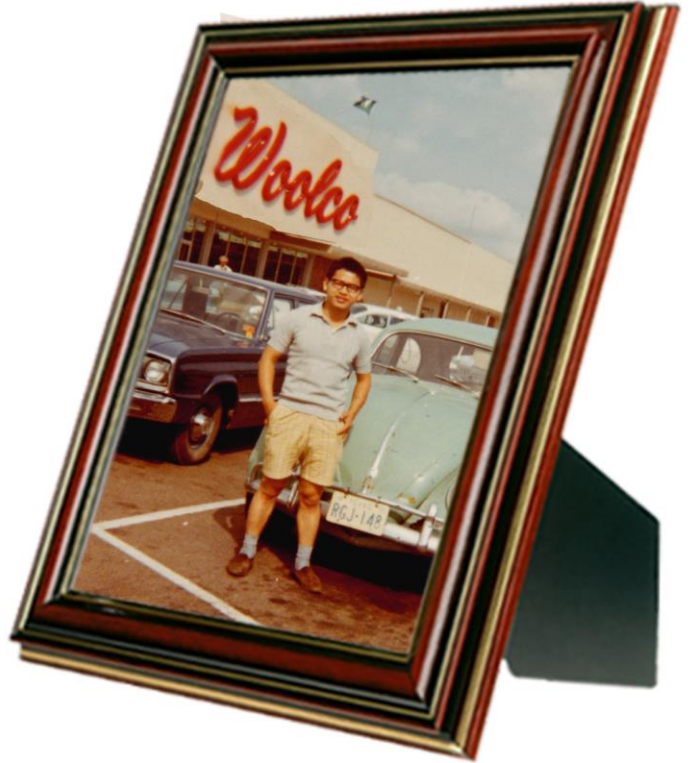


在嘉義中埔老家家的全家福合照





1972 於休士頓機場



1974 定居於德州 Arlington



阿亮是吉他高手



Rice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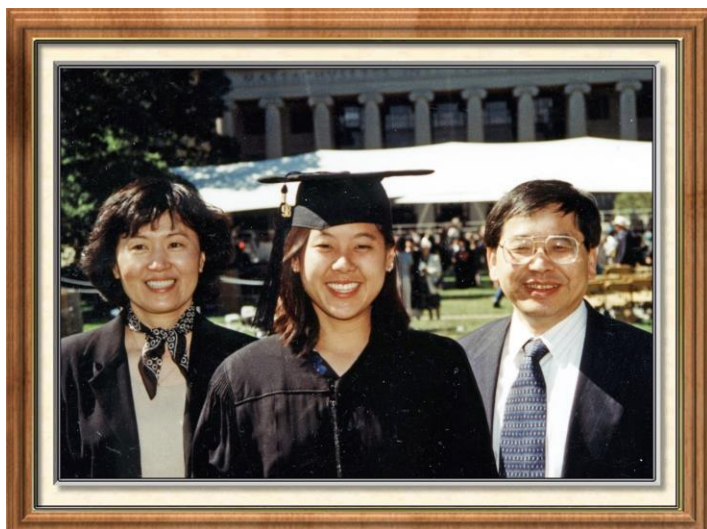
與孩子們的天倫之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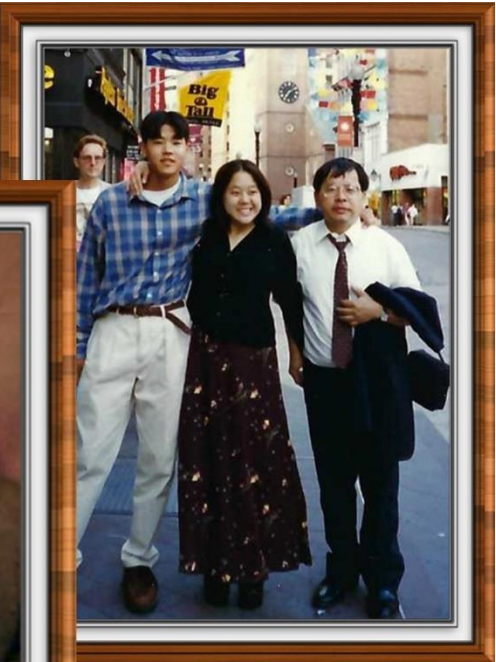


Family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wor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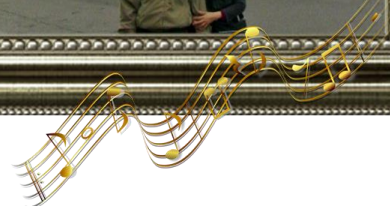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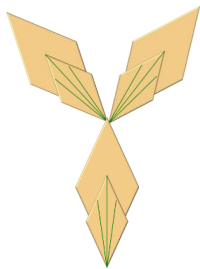


教導有方





鯨鯨情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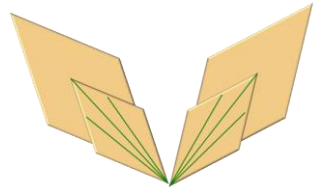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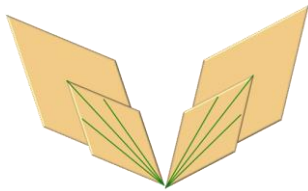








含飴弄孫之樂





Dr. Kou-Laung Lin

Rest in Peace
You are always on our minds